



剪燈餘話卷之二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李昌祺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劉子欽訂定

連理樹記

上官守愚者揚州江都人爲奎章閣授經郎時居順天館東與國史檢討賈虛中爲隣賈柯敬仲友也工詩善畫家藏古琴三張曰瓊瑤音環珮音蓬萊音皆敬仲所鑒定守愚亦雅好吟詠兼嗜綠綺與賈交游特厚每休暇過從詩酒琴棋從容竟日賈無嗣止三女嘗曰吾三女可比三琴遂取琴名

名女馬守愚子粹甚清俊聰敏生時人送唐文粹一部故小字粹奴年十歲因遣就賈學賈夫婦愛之如子三女亦視之猶兄弟呼爲粹舍嘗與其幼女蓬萊同讀書學畫深相愛重賈妻戲之曰使蓬萊他日得婿如粹舍足矣歸以告守愚曰吾意正然遣媒言議各已許諾粹二人亦私喜不勝不期賈忽罷歸姻事竟弗諧後三年守愚出爲福州治中始至僦居民舍得樓三楹而對街一樓尤清雅問之乃賈氏宅也守愚即日往訪則瓊瑤環珮已適人惟蓬萊在室亦許婚林氏矣粹聞之悒快殊

甚蓬萊雖爲父母許他姓然亦非其意也知粹至欲一會而未由彼此時時疑立樓欄相視不能發語蓬萊一日以白練帕裹象棋子擲粹粹接視之上畫緋桃題一詩曰

朱砂顏色瓣重臺曾是劉晨舊看來只好天台雲裏種莫教移近俗人栽

粹識其意然靜而思之彼業已定矣莫如之何亦畫梅花一枝寫詩以復詩曰

玉蘂含春捏素羅歲寒心事諒無他縱令肯作仙郎伴其奈孤山處士何

用綵繩繫琴軫三枚墜之投還蓬萊蓬萊展看有  
孤山處士之說知其謂已訂盟林氏衷情不白惟  
悶悶而已未踰時值上元節閩俗放燈甚盛男女  
縱觀粹察賈氏宅眷必往乃潛伺于其門更深入  
靜果有女夫昇轎數乘而前蓬萊與母三四輩上  
轎婢妾追隨相續不絕粹尾其後過十餘街度不  
得見乃行吟轎傍曰

天遣香街靜處逢銀燈影裏見驚鴻綵輿亦似  
蓬山隔鸞自西飛鶴自東

蓬萊知其粹也欲呼與語訴其所懷而從者紛紜

不敢啓口亦於轎中微吟曰

莫向梅花怨薄情梅花肯負歲寒盟調羹欲問  
真消息已許風流宋廣平

粹聽之知其答已梅花之作不覺感歎歸坐樓中  
念蓬萊之意雖堅而林氏之聘終不可改乃賦鳳  
分飛曲以寄之曰

梧桐凝露鮮颺起五色琅玕夜新洗矯翩翩躑  
擬並棲九苞文彩如霞綺驚飛忽作丹山別弄  
玉簫聲怨嗚咽咫尺秦臺隔弱流瑣窻繡戶空  
明月颼颼掃尾儀朝陽可憐相望不相將下謫

塵寰伴凡鳥不如交頸兩鴛鴦

詩成無便寄去忽賈遣婢送荔子一盤來粹詭曰  
往在都下與蓬萊同學有書數冊未取以此帖呈  
之俾早送見還也婢不悟是詩持去迺與蓬萊讀  
之垂泣曰嗟乎郎尚不余諒也乃作龍劍合曲答  
之示終身相從之意寫以魚箋密寘古文真寶中  
付婢綠荷曰粹舍取舊所讀詩此是也汝持去還  
之婢送粹所揭之中有箋爛然知必詩也題曰龍  
劍合曲曲曰

龍劍埋沒獄間久巨靈晝衛鬼夜守蛟螭藏

魍走精光橫天氣射斗冲玄雲發金鑰至寶稀  
世有奇姿爍人聲撼牖鶉膏潤鶚鳳刻首龍劍  
煌新離房靜垂流電舞飛霜影合秋水刃拂銛  
麗歟團金寶珠裝司空觀之識其良懸諸玉帶  
間金章紫焰煌煌明瑤璫星折中台事豈常  
逡巡莫敢住一去墮渺茫龍劍靈是龍精瑩如鵬  
尾搖清冰雄作萬里別雌傷千古情暫留塵埃  
匣何日可合并會當逐風雷相尋入延平純鈎  
在琤琤縱然貴重非我匹我匹久臥潭水雲一  
雙遙憐兩地分度山仍越壑苦辛不可言天遣

雷煥兒佩之大澤瀆鏗然一躍同駿奔駭浪驚  
濤白晝昏始知神物自有耦千秋萬歲肯離群  
粹讀之曰清才麗句無婦人女子萎恭之氣宛然  
李青蓮之韻度也是豈尋常庸碌者之妃哉俄而  
閩中大疫蓬萊所議林生竟死賈夫婦知粹未婚  
乃遣人報守愚求終好守愚欣躍從之六禮既備  
親迎有期花燭之夕粹與蓬萊相見不啻若仙降  
也因各賦詩一首以志喜時至正十九年己亥二  
月八日也粹詩曰  
海棠開處燕來時折得東風第一枝鴛枕且醜

絕對

交頸願魚箋莫賦斷腸詞桃花染帕春先透柳  
葉蛾黃畫未遲不用同心雙結帶新人元是舊  
相知

蓬萊詩曰

與君相見即相憐有分終須到底圓舊女壻爲  
新女壻惡因緣化好因緣秋波淺淺銀燈下春  
筍纖纖玉鏡前天遣赤繩先繫足從今喚作並  
頭蓮

蓬萊自入上官之門孝事舅姑恭順夫子一家內  
外罔不稱賢暇則與粹唱和詩詞娛情琴畫平生

所作編成一集粹題之曰絮雪藁且爲序於首簡  
詩與序多不錄姑載一二以傳好事者

閨怨

露顆珠團團冰肌玉釧寒杏梁棲隻燕菱鏡掩  
孤鸞殘樹枯黃遍圓荷濕翠乾綉奩生色畫窻  
下帶愁看

白苧詞二首

茜裙紫袖映猩紅飛絮輕颺桃花風緩歌白苧  
捧玉鍾嬌音芳韻繞簾籠梁塵飛墮雲凝空秋  
波回目蛾掃黛餘聲悠揚歇還在歌當細聽杯

當再綠鬢朱顏能久待

響如蒼玉觸鳴璣蹁躑錦袖紅地衣迴風激雪  
當世稀翻身按節疾如飛香塵濛濛髮委墜玳  
筵夜靜紗燈晦皎綃濕透臙脂淚

春曉曲

芳池冰影薄曲檻鳥聲嬌鸞鏡紅綿冷蛾眉翠  
黛銷冶容舒嫩萼幽思結柔條纖指收花露輕  
將雪粉調

秋夜曲

幽蘭露華重羅幌涼風動冰匣掩香紈繡衾誰

與共螢影度踈簾獸爐寥寥煙銀缸芳燄滅自  
脫翠花鈿

詠蝶

薄翅凝香粉新衣染媚黃風流誰得似兩兩宿  
花房

謝大姊惠鞋

蓮瓣娟娟遠寄將綉羅猶帶指尖香宮彎着上  
無行處獨立花陰看鴈行

詠並蒂荔枝

植物生聯蒂應知造化成深閨憔悴質見爾重

舍情

園中詠菜

滿圃綠纖纖芳苗雨後添惟應窮措大咬得寸  
根憇

粹時才名籍甚當道有欲薦之者蓬萊苦口止之  
曰今風塵道梗望都下如在天上君豈可舍父母  
之養而遠赴功名之途乎獨不見王仲孺妻之言  
曰令狐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哉粹然之亦無意  
於出乃以親老辭次年治中物故又明年爲至正  
壬寅閩城爲盜所據城中大姓多避匿山谷粹亦



挈家遁盜縱跡得之盡戕其一門留蓬萊一人不  
殺將以爲妻蓬萊知不免給盜曰我一家盡死無  
所於歸將軍縱舍我我亦何以爲生乎願事將軍  
終身乞埋其故夫然後相從未晚也盜喜從之同  
至屍所拔佩刀爲掘一坑掘訖植刀於地坐於傍  
曰吾倦矣吾倦矣目蓬萊使取刀抄土掩之蓬萊  
卽舉刀自刎曰死作一處無恨也盜遽起奪刀已  
絕咽矣盜怒曰汝死則死我定不教汝死作一處  
遂埋蓬萊二十步外使兩塚相望其年燕只普化  
爲福建行省平章乃集諸縣民兵克城民方復業

又數年有同避寇者始備說蓬萊事平章遣人視  
之將以禮改葬至則兩墓之上各生一樹相向枝  
連柯抱糾結不可解使者歸報平章親往視之果  
不謬乃不敢發但加修葺仍設奠祭焉人呼爲連  
理塚樹閩人至今稱之不絕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五羊田洙字孟沂洪武十七年甲子四月隨父百  
祿赴蜀成都教官洙清雅有標致書畫琴棋靡所  
不曉諸生日與嬉遊愛之過於同氣凡遠近名山  
勝境吟賞殆遍嘗曰吾平生懶事聲利但長得好

處登臨足矣明年秋百祿將遣回洙母不忍舍乃  
曰兒來未久奈何使去且官清蘊冷路費艱難公  
宜再思百祿乃謀於諸生之親厚者使開館於人  
家一則自可讀書進學一則藉俸金為歸計諸生  
深幸洙留遂薦於附郭大姓張氏次歲丙寅正月  
十八日設帳庠序朋好群送以往張大喜開宴待  
為上賓且謂百祿曰令嗣晚間免回可令就宿舍  
下百祿許之至二月花晨洙解齋歸省偶經一所  
境甚幽偏山下皆桃樹花方盛開洙愛之少立徘徊  
忽見桃林中一美人延佇花下洙不敢顧而去

爾後經從美人必在門首一日洙過偶遺所得俸  
金美人命婢拾以還洙洙感激明日詣謝至門丫  
鬟入報曰前遺金郎來矣請入內廳美人出相見  
笑問曰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洙曰然且謝還金  
事美人曰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吾西賓奚謝  
為洙起揖曰敢問夫人名閥為誰與弊東何親美  
人曰此為平姓成都故族也妾文孝坊薛氏女嫁  
平幼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坐久茶至再洙辭  
出美人留之曰今夕且宿寒舍若盛東知君至此  
而妾不能為一款曲惶媿殊甚即陳酒饌設二席

與洙耦坐坐中勸酌極至語雜諧謔洙以其張氏  
姻婭不敢少縱美人曰聞君個儻俊才雅能賦詠  
何至作儒生酸乎妾雖不敏亦頗解吟事今既遇  
賞音而高山流水何惜一奏因盡出其家所藏唐  
賢遺墨示洙其中元稹杜牧高駢詩詞手翰尤多  
皆真跡炳然如新洙玩之不忍釋手美人麾婢徹  
去舊俎別出佳釵中多異味不能識取玻璃杯酌  
洙洙口占一詩曰

路入桃源小洞天亂紅飛處遇嬋娟襄王誤作  
高唐夢不是陽臺雲雨仙

美人曰佳則佳矣然短章寂寥不足以盡興用落  
花爲題共聯一首如何洙曰謹如教美人倡曰

韶豔應難挽 芳華信易凋 綴堦紅尚媚 洙

委地白仍嬌 薛 墜速如辭樹 洙 飛遲似戀條 薛

蘚鋪新蹙綉 洙 草疊巧裁綃 薛 麗質愁先殞 洙

香魂痛莫招 薛 燕嚙歸故壘 洙 蝶逐過危橋 薛

粘帙將晞露 洙 衝簾乍起颺 薛 遇晴猶有態 洙

經雨倍無聊 薛 蜂趁低蕪絮 洙 魚吞細雜藻 薛

輕盈珠履踐 洙 零亂翠鈿飄 薛 鳥過生愁觸 洙

兒嬉最怕搖 薛 褪英浮雨澗 洙 殘蕊漾風潮 薛

積逕教童掃洙沿流倩水漂薛媚人沾錦瑟洙

淪茗入詩瓢薛玉貌樓前墮洙水容夢裏消薛

芳園曾藉坐洙長路或追鑣薛羅扇姬盛辨洙

筠籬僕護苗薛折來隨手盡洙帶處近鬟焦薛

泥浣猶悽慘洙甌空更寂寥薛葉濃陰自厚洙

帶密子偏饒薛豈必分茵溷洙寧思上研硝薛

香餘何吝竊洙珮解不煩邀薛冶態宜宮額洙

痴情妬舞腰薛粧臺休浪拂洙留伴可憐宵薛

聯成美人出小箋寫之寫訖夜已一鼓延入寢室

自薦枕席魚水歡情極其繾綣枕邊切切叮嚀洙

曰慎勿輕言若賢東知之彼此名節喪盡矣次日

以臥獅玉鎮紙一牧贈洙送至門外曰無事再來

勿效薄倖也洙遂給館東曰老母相念之深必令

歸家宿歇不敢留此館東信之洙由是常宿美人

所踰半年人無知者惟賞花玩月舉白弄琴曲盡

人間之樂一夕與洙論詩曰唐人喜作回文近時

罕見洙曰惟夫人柔情幽思談笑為之若予荒鈍

無復措辭美人笑曰請試命題以求教益洙遽曰

四時詞也美人即賦詩曰

花朵幾枝柔傍砌柳絲千縷細搖風霞明半嶺

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樹松

涼回翠簾冰人冷齒沁清泉夏井寒香篆裊風

青縷縷紙牕明月白團團

蘆雪覆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孤燈客夢

驚空館獨鴈征書寄遠鄉

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關城鮮紅炭火

圍爐煖淺碧茶甌注茗清

讀與洙聽洙歎其敏妙將濡毫屬和美人曰政所

謂木桃瓊瑤敢望報乎洙答曰真乃是白雪陽春

難為和耳亦賡四韻曰

芳樹吐花紅過雨入簾飛絮白驚風黃添曉色

青舒柳粉落晴香雪覆松

瓜浮甕水涼消暑藕疊盤冰翠嚼寒斜石近堦

穿筍密小池舒葉出荷團

殘日絢紅霜葉赤薄煙籠樹晚林蒼鸞書寄恨

羞封淚蝶夢驚愁怕念鄉

風捲雪蓬寒罷釣月輝霜柝冷敲城濃香酒泛

霞杯滿淡影梅橫紙帳清

美人且讀且笑曰絕妙好詞但兩韻俱和則善矣

洙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輸一籌耳洙因曰蜀中山

水奇勝自昔以來多產佳麗若昭君文君薛濤輩以夫人方之殆亦有優劣乎美人曰昭君遠嫁胡沙卓氏當壚可耻貌美命薄俱受苦辛使子遇薛濤亦不啻如今日也由是言之固爲優矣洙曰濤妓女何敢上擬夫人但其才貌亦可謂難得者余嘗讀秦再思紀異錄去高千里鎮蜀嘗開宴改一字令曰口有似沒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高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尚使沒量斗窮酒佐三條椽有一條曲又何足恠婦人敏贍誠未易比美人曰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此之類特戲笑

之語爾若其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去萬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之作可以伯仲杜牧而尤善製小箋至今蜀人號薛濤箋而子以妓女薄之非知濤者也酒罷就枕洙餽以八珠耳璫一付美人謝曰謹當佩服猶君子之嘗在耳邊也又踰時洙母病遂輟講歸侍湯藥如此三月餘方愈美人訝其久不來恐有他遇乃作懊惱曲怨之會洙母疾愈復入齋是夕卽造平氏美人迎謂曰何久別耶洙以實告美人曰三月不違人今違人三月矣洙戲之曰三月不知肉味知肉味在

今夕矣談謔間出前曲示洙曲曰

黑鉛鑄劍難為鋒碧艾製衣寧禦風歛漆阿膠  
忽紛解清塵濁水何由逢逢請看綠草南園蝶  
並宿花房花亦悅鴛鴦頭白不相離那學秋胡  
便長別別東隣美女紅玉梭雪縷鳳機成素羅  
雨意雲情肯輕許縱然折齒將如何何深深永  
巷閑風月錦帳蘭缸淚如血血點年深久尚紅  
至今洒在同心結

洙愛其才色眷戀愈深美人亦重洙文采傾竭不  
吝謂洙曰向時聯句未盡高情今夕當輕彈謾

淺酌微吟再成一首庶見吾二人勍敵也乃以睡  
鴨爐焚香紅蚪脯薦酒鈎簾望月並坐前楹洙曰  
昔韓昌黎與孟郊有城南聯句鬪鷄石鼎秋雨等  
作宏詞險韻膾炙人口今茲之賦宜命作月夜聯  
句以五十韻為率夫人然之否乎美人曰吾意也  
洙乃請美人先賦曰

庭月如鋪練薛池星似撒棋洙天空河影澹薛

節換斗杓移洙梨棗低垂樹薛藤蘿密蔓籬洙

草紛螢火亂薛幹偃鳥巢欹洙恠石形疑魅薛

芳花色勝姬洙鬆盆涼沁水薛紈扇靜搖颺洙

雙陸收骰局薛琵琶上練絲洙砌蛩音遠近薛

簷馬響參差洙銀作彈箏甲薛鼉為冒鼓皮洙

秋筠斜織篔薛暑帳薄裁絺洙宿燕棲還起薛

驚禽下復疑洙地幽塵閨寂薛城遠漏逶迤洙

窈窕來紅拂薛雍容識紫芝洙緣深天作合薛

誓重鬼難欺洙幸已逢良夕薛難哉遇少時洙

慇懃酬契濶薛傾倒極淋漓洙蓮實瑤琴軫薛

荷筒碧酒卮洙鱠呼能婢斫薛瓶喚小鬟持洙

殼破開螳螂薛唇腥啖蛤蜊洙菱煩織手剝薛

肉拔利刀披洙令急觥行速薛謳清曲度遲洙

勸酬兼爾汝薛講論雜乎而洙冷脆嘗瓜果薛

鹹酸啜醢醢洙艷杯浮琥珀薛異器捧玻璃洙

熊掌停犀筋薛酥湯進蜜脾洙渴來便茗好薛

酣後快冰宜洙妙句聯將就薛狂心坐已馳洙

歌筵渾可罷薛臥具早教施洙不用尋桃葉薛

那須聽竹枝洙媚人鶯語滑薛惱醉蝶情痴洙

咳處珠凝唾薛顰時黛蹙眉洙釵斜金溜髻薛

釧冷粟生肌洙小小真能詭薛眈眈最解詩洙

風流雲雨夢薛宛轉艷陽詞洙步緩腰肢裊薛

鬢底耳語私洙夜香防竊聽薛午浴避潛窺洙



綉履含羞脫薛銀燈帶笑吹洙素羅床畔解薛

粉汗枕前滋洙暖玉綃籠笋薛春蔥指露錐洙

雲偏鬆綠髮薛浪颭動青幃洙狎態堪歸畫薛

嬌顏可療饑洙襪塵新舞沓薛鬢膩宿油脂洙

荀鶴高文譽薛崔鶯絕世姿洙未誇連蒂好薛

只羨並頭奇洙何處空題葉薛誰家謾結襍洙

漆膠當自固薛衽席只余知洙慎勿萌嫌隙薛

毋令惜別離洙芝蘭同臭味薛松栢共襟期洙

永奉閨房樂薛長陪楮墨嬉洙太山如作礪薛

此志莫教虧洙

或日洙館東偶過泮宮因勸百祿曰令嗣每日一歸不勝匍匐俾之仍宿寒舍豈不便益百祿曰從開館之後一向只寓公家前者因其母病暫輟一季爾後並不曾回何言之謬也張大駭不敢盡其辭而出是晚洙果告歸張潛使人視其所往及途半不復見矣走報張急遣人入城問百祿無有也意其少年放逸必宿花柳然思此處又無妓館大以為怖次日洙來張問曰昨宵宿於何處曰家間耳張曰非也某已令人縱迹先生莫測所詣學中亦不見洙誑曰因過一朋友處談話良久抵家暮

矣張知其詐呼追洙僕使面證之洙叱曰汝到吾家隨卽出城比吾歸汝已去矣何得妄言僕曰吾昨夜宿先生家今日早飯罷方回老廣文亦甚驚訝要自來相尋洙窘甚顏色陡變張曰先生如有私眷當以實告勿隱也洙弗能諱乃具道本末且愧謝曰此令親見留非賤子輒敢無禮張曰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兼諸房姊妹亦無事平姓者必崇也今當自愛不宜復往洙唯唯抵幕私詣美人道此意比至美人已知曰卽勿怨蓋冥數盡於此也與洙痛飲且敘歡情戒曉美人語洙曰從此永

別後會難期無以將意出灑墨玉筆管一枝爲贖云此唐物也卽慎藏之遂飲泣而別張料洙是夕必再去自出覘之果不在館因入謂其妻曰西賓此事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乃以洙所爲備告百祿百祿大怒呼歸杖之洙遂吐實且出所得玉鎮紙玉筆管及聯句諸詩百祿取視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玩乃謂張曰物旣稀奇詩又俊逸必非尋常恠也呼洙同往窮之將近遙指曰在此至則迴非前景屋宇俱無但水碧山青桃株依舊張謂百祿曰是矣此地相傳唐妓薛濤所葬後人因鄭

谷蜀中詩有小桃花統薛濤墳之句遂種桃百株  
爲春時遊賞之所賢郎佳遇必濤也且所謂嫁平  
幼子康者乃平康巷也文孝坊者城中亦無此額  
而文與孝合爲教字謂教坊也教坊唐妓女所居  
濤爲蜀樂妓故居教坊也非濤而誰哉况管上字  
刻高氏清玩則唐西川節度使高駢千里所貯當  
駢鎮蜀濤於諸妓中最蒙寵待筆與鎮紙皆駢賜  
也兼所藏諸帖又駢與元丞相杜紫微最多蓋元  
與杜嘗有詩贈之卽錦江膩滑峨眉秀幻出文君  
與薛濤是也其爲濤之靈無疑而物出於駢者審

矣無庸深究百祿甚以爲然然恐其終爲所惑急  
遣還廣中寶藏數物常以示人後二年洙亦入學  
爲生貞中洪武甲戌進士授山東曹縣知縣竟亦  
無他焉

青城舞劍錄

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文固虛不知何許人客戚  
順王門下通劍術曉兵深於智略號文武才王雖  
畜之未始奇也惟樊口衛君美重之一日王遊別  
苑召二人侍因從容諷曰方今天下太平日久極  
盛而豐在大王觀之固以爲高枕肆志之日惟聲

色狗馬是務焉知其他在愚輩觀之蓋有甚不然者官裏老而昏奇氏寵而橫哈麻雪雪之徒又以演樸兒法蠱惑君心賄賂公行是非顛倒天變於上而不悟民困於下而不知武備弗修朝政廢弛小人恣肆君子伏藏殆猶一髮之引千鈞禍在旦夕甚可畏也蘇老泉所謂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大王朝廷懿親江漢藩屏宜求賢納士選將練兵節用儲財陰爲之備萬一風塵草動寰宇土崩即便指麾義旅率先赴難上以紓君父之急下以盡臣子之心克復神州光膺舊物然後奉身

而退口不言功懇請歸藩世守南紀使執筆之臣書爲大元宗英秘在金匱垂之萬年豈不韙哉豈不盛哉王恠之曰爾非病風狂痴耶何言之不倫如是吾將執爾送縣官矣二人嘿然而退計曰腐骨殘肉魂亡神耗者尚何教以有爲哉盍求豪傑者而佐之豎子不足謀矣不去禍且至於是題詩於黃鶴樓而遁本無詩曰

平生智略滿胸中  
劔拂秋霜氣吐虹  
恥掉蘇秦三寸舌  
要將事業佐英雄

固虛成詩二首曰

膽氣堂堂七尺軀壯心肯作腐儒迂橋邊黃石  
徒為爾自有龍韜一卷書

芙蓉出匣照寒鏐上帶仇家血影光前席早知  
無用處錯將豪傑待君王

王知而求之隱矣未幾亂作悉如所言至正乙未  
倪文俊陷沔陽威順之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阿  
思藍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膠舟文俊用火  
筏燒船報恩奴遇害王思之百計覓二人不能得  
陳友諒聞其往來光黃間具書禮請之不至翩然  
入蜀既而明玉珍據四川素聞二人名物色不可

得 天朝既平群寇四海一家君美兄君彥為西  
充縣丞君美往省候之回途舟敗同船之人盡葬  
魚腹獨君美負得一板浪滾及岸因而不死然行  
李盤纏一時俱盡偶腰間碎銀數星在急投近岸  
民家覓火燎衣買食充腹躑躅徬徨計無所出民  
家翁視其辭貌知非常人頗善待之留數日因出  
縱步忽二道士前揖曰衛君一寒如此哉視之真  
文二故人也告以困苦之狀曰無憂也挾往其家  
則青城山也高牆華屋深院曲房蒼頭數人列侍  
左右俎豆備水陸之珍歌舞極聲容之盛與君美

話舊歡若平生因詢其亂中出處二人曰自辭黃  
鶴卽入黃牛久隱青城忽逢青眼其爲喜慰殆不  
可言所惜壯心凋落一事無成頰仰乾坤飄搖萍  
梗索居閑處有愧故人乃與痛飲飲酣氣豪論議  
蠡起本無曰天下之事在乎知幾幾者事之微吉  
凶之先見者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子思子曰君子知微皆謂是也古  
今已來豪傑之士不少其知幾者幾何人哉吾於  
漢得張子房馬子房事載史冊不必贅論盍相與  
論其幾乎夫漢祖之臣莫踰三傑而子房又三傑

之傑者也項羽傑於高祖而爲高祖所滅子房之  
謀也是子房非特三傑之傑并傑於高祖項羽矣  
且高祖爲是三傑之目者忌之之萌也子房知之  
蕭何韓信不知也故卒受下獄之辱夷族之禍子  
房晏然無恙夫禍不在於禍之日而在於目三傑  
之時天下未定子房出奇無窮天下旣定子房退  
而如愚受封擇小縣偶語不先發其知幾爲何如  
哉誠所謂大丈夫也矣固虛曰吾於宋得一人焉  
曰陳圖南五代之亂古所未有不有英雄起而定  
之則亂何時而已乎圖南窺見其幾有志大事往

來關洛豈是浪遊及聞趙祖登基墜驢大笑故有  
屬豬人已着黃袍之句就已字觀之蓋可見矣既  
而拂袖歸山白雲高臥野花啼鳥春色一般遠引  
高騰不見痕迹所謂寓大巧於至拙藏大智於極  
愚天下後世知其爲神仙而已矣知其爲隱者而  
已矣孰得而窺其突奧方之子房有過無不及人  
亦有言英雄回首卽神仙豈不信歟君美曰二公  
鍊質名山塵埃富貴向聞高論猶似未能忘情者  
豈不爲修行之累乎二人大笑曰衛君平日議論  
如此之高今之識趣何如此之下夫循行數墨咄

畢呻吟儒之士苴熊經烏伸導引服氣仙之糟粕  
吾之所謂修行者豈在是哉因引君美周視其家  
錦綺充盈金玉山積各有美人掌之最後至一山  
巖中有髑髏百枚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余  
得而誅之君美爲之吐舌舌久不能收明日大設  
宴君美首席兩美人捧牙盤盛明珠十黃金百兩  
爲壽君美不敢却但唯唯謝於是劇飲大醉本無  
賦詩曰

蓋世英雄蓋世才關河百戰起塵埃遼東白鶴  
空留語天下黃金謾築臺壯志已成終古恨殘

編付與後人哀東風萬斛曹瞞艦盡化周郎一  
炬灰

固虛續吟曰

豪傑消磨歎五陵髮衝烏帽氣填膺眼前不是  
無豪傑身後何須論廢興當道有蛇塊已斷渡  
江無馬識難憑可憐一片中原地虎嘯龍騰幾

戰爭

其詩大抵類此則其人可想矣君美知所吟不能  
出其右乃製喜遷鶯一闋執杯酬謝於二公自歌  
以侑焉詞曰

乾坤如昨歎往事淒涼長才蕭索景物都非人  
民俱換非是舊時城郭世事恰如棋子當局方  
知難着勝與敗似一場春夢何須驚愕 寥落  
相見處萍水異鄉爛熳清宵酌說到英雄身同  
夢澁盡劔鋒蓮鐳看破浮雲變態休問誰強誰  
弱堪歎息這一番歸去似遼東鶴

明日求歸二人曰唐有紅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  
也至則一好女子其年可十七八負竹箱隨真文  
同送君美青城道上顧謂曰後會難期請爲起舞  
碧線開箱取白丸四大如鷄卵乃雌雄劔也二人



引而伸之飛躍上下須臾天地晦冥風雲慘淡惟  
於塵埃中見電光翕歛交繞互纏君美股戰行不  
成步回望其居皆陟壁穹崖殊無有路君美乃氣  
不得出目不得合常若刃在其頸心膽俱落舞罷  
失二人所在獨碧線旁立君美倒屣囊中酒共飲  
伺夜握君美手東南而逝將三更許抵家但見金  
珠在榻碧線亡去久矣竟不知其何術也洪武二  
十年君美有壻單公鉉爲庫官間爲人道婦翁事  
亦與此脗合焉

秋夕訪琵琶亭記

洪武初吳江沈韶年弱冠美姿容詩學薩天錫字  
學邊伯京皆爲時輩所稱許嘗和天錫過嘉興詩  
韻題吳中二首六

七澤三江通甫里楊柳芙蓉映湖水閭門過去  
是盤門半捲珠簾畫樓裏蘼蕪生遍鴛鴦沙東  
風落盡棠梨花館娃香逕走麋鹿清夜鬼燈籠  
絳紗三高祠下東流續真娘墓上風吹竹西  
去後櫺廊傾歲歲春深燒痕綠

東南形勝繁華里一片笙簫沸江水小姬白苧  
製春衫挂楫蘭橈鏡光裏舞臺歌榭臨鷗沙粉

墻半出櫻桃花採香蝴蝶飛不去撲落輕盈團  
扇紗吳歌子夜憑誰續柳陰吹徹柯亭竹范蠡  
扁舟去不回惟有春波照人綠

他詩皆此類然以家富不欲仕人知其然復利其  
賄或欲舉為孝廉或欲保為生負旁午紛紜殊無  
寧月韶雖不吝於財實厭其撓乃謀於妻兄張氏  
曰如之何其可張曰惟有遠遊差可避耳韶然其  
計乃拉中表陳生梁生乘我舸巨艚載萬億重貨  
遨遊襄漢間次于九江府愛匡廬之秀覽彭蠡之  
清留連郡郭弔古尋幽衆稍譏之韶不卹也因歎

曰吾儕幸家富年少粗知文墨茲行蓋避人耳豈  
能效王戎輩執牙籌屑屑計刀錐之利哉遊益數  
偶秋雨新霽水天一色韶偕梁陳二生同訪琵琶  
亭吟白司馬蘆花楓葉之篇想京城女銀瓶鐵騎  
之韻引睇四望徘徊久之于時月明風細人靜更  
深方取酒共酌聞月下彷彿有歌聲乍遠乍近或  
高或低三人相顧錯愕梁生戲曰得非商婦解事  
乎韶曰爾時樂天尚須千呼萬喚今日豈得容易  
呈身哉陳生曰老大蛾眉琵琶哀怨縱使尊前輕  
籠慢撚適足以增天涯淪落之感豈能醉而成歡

耶韶曰且靜聽之良久而寂酒罷回船竟莫知其何故獨韶迭宕好事多情翌日徃究其實躊躕之間了無所見興闌體倦方欲言還忽奇香馥郁縹緲而來韶異之延竚以俟茶頃一麗人宮粧豔飾貌類天仙二小姬前導一持黃金弔爐一抱紫羅綉褥冉冉登堦意必貴家宅眷臨賞于此隱壁後避之小姬鋪褥庭心麗人席地而坐顧姬曰何得有生人氣無乃昨夕狂客在是乎韶懼其使人搜索超出拜見且謝唐突麗人曰朝代不同又無名分何唐突之有但諸郎夜來談笑以長安娼女浮

梁商婦見目無亦太過乎韶倉卒莫知所對麗人呼使同茵辭讓再四固命之乃就席因問其姓氏麗人曰欲陳本末懼駭君聽然吾非禍於人者幸勿見訝妾僞漢陳主婕妤鄭婉娥也年二十而死殯于亭近二侍兒一名鈿蟬一名金鴈亦當時之殉葬者韶素有膽氣兼重風情不以爲恠也麗人曰妾沉鬱獨居無以適意每於此吟弄聊遣幽懷詎意昨宵爲諸郎所據敗興浩歌而返今幸對此良宵復遇佳客足以償矣使鈿蟬歸取酒殺飲於亭上自歌其詞曰郎憶之乎卽昨日所謳之念奴

嬌也詞曰

離離禾黍歎江山似舊英雄塵土石馬銅駝荆  
棘裏闕遍幾番寒暑劔戟灰飛旌旗鳥散底處  
尋樓船暗鳴叱咤只今猶說西楚 憔悴玉帳  
虞兮燈前掩面淚交飛紅雨鳳輦羊車行不返  
九曲愁腸慢苦梅瓣凝粧楊花翻曲回首成終  
古翠螺青黛絳仙慵畫眉嫵

歌竟勸韶盡飲數杯後韶豪態逸發議論風生與  
麗人談元末群雄起滅事歷歷如目覩且詢陳主  
行事之詳麗人曰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此非

妾所敢知也韶曰余請遂言其爲人煦煦然而少  
英斷貿貿焉而昧幾微委任臣僚非才者衆如陳  
平章姚平章皆斗筭小人而使之秉鈞軸握兵符  
詹同文魏杞山乃金玉佳士而使之在散地處閑  
官武弁則縱情酒色文吏則惟事空言城門狹而  
弗能容輦爰作飛橋九江陋而銳於建都猶餘故  
址如此之類可笑甚多况復潛弒壽輝顯居厥位  
改元建號弟兄井底之子陽狹量淺謀奴僕江南  
之李景而猶奮攘塘臂拒抗鷹揚豕殪蛇殂大將  
已殲於湖水鯨誅鯢戮幻身旋斃於箭鋒一敗天

亡六軍星散若其密籌帷幄弘濟艱難者特五大  
王一人而已嗚呼當群雄鼎沸之秋居草昧風塵  
之日而謀臣智將拂士才官厯厯若此烏得而不  
敗亡哉麗人凄然泣數行下泣已收淚曰且談風  
月不必深言徒令人懷抱作惡耳因口占一詩曰  
鳳艦龍舟事已空銀屏金屋夢魂中黃蘆晚日  
空殘壘碧草寒煙鎖故宮隧道魚燈油欲盡粧  
臺鸞鏡匣長封憑君莫話興亡事淚濕胭脂損

舊容

誦而索和韶卽依韻賡以酬之曰

結綺臨春萬戶空幾番揮淚夕陽中唐環不見  
新留襪漢燕猶餘舊守宮別苑秋深黃葉墜寢  
園春盡碧苔封自慚不是牛僧孺也向雲堦拜

玉容

麗人惜惜曰可謂知音於是促席暢飲共宿于庭  
相與講歡一如人世少焉天上烏啼城頭鼓歇兩  
人扶藹而起曰今夕當歸舍中謀爲久計不宜風  
眠露宿貽俗子輩嗤笑韶頷之亟返逆旅則陳梁  
二生緊候開舟乃給曰昨得家書促回甚急必有  
他故不得同行矣二兄先往沿途見候小弟斃爾

一歸隨當趕上幸為預鱸縮項之鮪多買團臍之蟹三兩月間當同醉習家之池共尋羊公之刻倒接籬歌大堤庶幾斯遊亦一時之快也二生信之執手而別韶是晚再去金鴈已先在矣遂導過亭北竹陰中半里餘見朱門素壁燈燭交輝纔及重堂麗人迎笑出紫玉杯飲韶曰此吾主所御今以勸郎意亦不薄矣宿留月餘不啻膠漆一夕麗人語韶曰妾死時偽漢方盛主寵復深故玉匣珠襦殯送極一時之富貴幽宮神道墳塋備一品之威儀是致五體依然三魂不昧向者廬君愛女南極

夫人偶此嬉遊授妾以太陰鍊形之術為之既久不異生人夜出晝藏逍遙自在君宜就市求青羊乳半杯勤勤滴妾目中乳盡眼開白日可起韶如言求得以潤其兩眦屈指三旬歛然能步或同携素手遊衍隧中或並倚香肩笑歌亭上與韶論舊事曰未及十二三年便成陳迹吾主一日讀天寶遺事而喜之故春秋宮中設宴令妾輩競簪奇花親放一蝶蝶聞花馥飛着釵端所止之人是夕得召謂之蝶幸且喻妾等曰昔唐明皇屢為此戲楊妃專寵不復舉行朕則不然罔分厚薄汝輩亦宜

知均一之恩致警戒之道衆皆叩首謝又曰主嘗得元進士沔陽知府劉聞待以殊禮萬幾之暇引入便殿從容顧問曰聞卿爲太常博士甚有聲名果爾乎聞對曰臣爲禮官值至正三年冬十月戊戌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臣進曰寧宗雖弟然爲帝時陛下爲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從之吾主又詔之曰卿仕中朝未嘗顯要而文章學問自不容掩其以事元者事我不患不至大官聞頓首謝主又曰

卿與李黼同榜黼不死我當大用之然黼自爲其主幸獨得卿聞卿善爲詩近有作否聞對曰臣不能死義有愧於黼嘗以杜甫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爲韻賦十詩見志今皆忘之止記其一耳詩爲陛下誦之因跪陳曰

世運厄陽九干戈禍生民陵谷有高卑一朝易其陳間關中郎將慷慨遠與巡志同事乃異非有屈與伸堂堂李江州求仁而得仁清風已十載而我猶爲人

既退主顧近侍曰其辭慚矣由是陋其爲人無復

進用之意斯人者正朱文公所謂文人無行以妾  
觀之不特凝碧之王維欠死之范質爲可罪哉韶  
聞其論心甚服焉其所言多當時宮掖間事多不  
悉記奈何韶迷戀情深鄉關念淺春來秋去四載  
于茲雖比目並遊之鱗戢翼雙棲之羽未足以喻  
其綢繆婉嬾也是年冬初麗人無故忽潛然淚下  
悲不自勝恠而問之初則隱忍弗言繼則舉聲大  
慟韶慰解萬方乃一啓齒曰與郎冥契盡在來朝  
故不覺悲傷至此耳韶聞知悽惶感愴欲自縊於  
隧間麗人不可曰郎陽壽未終妾陰質未化儻更

沉溺世緣致君非命冥司必加重譴彼此牽纏何  
時是了兼之定數舉莫能逃縱曰舍生亦爲徒死  
韶乃止金鴈鈿蟬輩亦依依不忍捨咸設飲食與  
韶送程旣曉麗人奉赤金條脫一雙明珠步搖一  
對付生曰表誠寓意覩物思人再會無期願郎珍  
重親送至大門之外掩袂障面而還韶猶悲不自  
已殘淚盈眶顧盼之間失其所在乃重尋原店安  
下收拾歸吳越數日梁生至自襄陽陳生客死房  
縣方咎韶負約韶密以告弗信也出條脫步搖示  
之乃驚曰此非塵土間物奇寶也誠子之遇仙矣



韶叮嚀諄切使勿輕言故人無知者同舟歸家及  
門則妻死久矣乃以條脫一枚投回回肆中賣之  
得錢萬錠於虎丘靜處建壇請道士鶴林周玄初  
設靈寶鍊度三晝夜薦妻正齋之夕伺道士行朝  
皆退親寫心詞一封潛於香爐焚之以資麗人冥  
福醮罷玄初夢二婦人一姓張一姓鄭從二小娃  
來謝曰妾輩俱承善果已授龜臺金母侍宸矣言  
訖駕祥雲向西而去翌日玄初詰韶曰君昨所薦  
只主閻張氏何又有鄭氏等三人焉韶心知爲麗  
人鈿鴈佯爲不解曰吾夢亦如之然不知彼三人  
誰也卒不以告知此事者惟梁生一人故生有琵琶  
佳遇詩并附于此詩云

憶昔少年日加冠禮初成春衣紫羅帶白馬紅  
繁纓吳中自昔稱繁華迴還十里皆荷花窺紅  
問綠謝遊冶與余共泛星河槎星槎留連盆浦  
邊空亭醉訪琵琶絃銀篋擊節不堪問錦襪生  
塵殊可憐廬山月上猶未去娉婷玉貌湖邊遇  
追隨鈿鴈雙嬌姣直入金屏最深處春風東來  
綻牡丹洞房香霧滃椒蘭含情慣作雲雨夢鴛  
枕生愁清夜闌前朝佳麗誇環燕圖出千人萬

人羨太真顏色趙肌膚繡帳懸燈幾回見情緣  
忽斷兩分飛歸來如夢還如癡縹囊留得萬金  
贈悽涼忍看徒傷悲徒傷悲難再得當初若悟  
有分離此生何用逢傾國

韶從此不復再娶投禮玄初爲師授五雷斬勘之  
法往來兩浙間驅邪治病禱雨祈晴多有應驗後  
失所在近時有人於終南及嵩山諸處見之疑其  
得道云

鸞鸞傳

趙鸞鸞字文鶴東平趙舉女也幼時家人以香屑

雜飲食中啖之長而體香故又名香兒有才貌喜  
文詞尤精於剪製刺繡之事父欲以嫁近隣之才  
子柳穎而鸞亦深願事焉許而未聘會穎家坐事  
日就零替鸞母悔之以適繆氏繆雖富室而子弟  
村朴目不知書鸞旣嫁而鬱鬱不得志凡佳辰令  
節異卉奇葩輒對之掩鏡悲吟閉門愁坐景之接  
於目事之感於心一寓於詩積而成帙名曰破琴  
藁旣三月而繆生死鸞回父母家次年冬穎亦喪  
耦乃遣人復申前約而求娶之舉夫婦弗許穎必  
欲成其姻蓋聞鸞之賢而悅鸞之貌也乃廉得穿

珠匠婦王媽媽者出入趙氏甚熟且言聽計從重  
賄媽媽求勸親焉兼使私問於鸞微觀其意媽媽  
許諾往趙氏說之曰老身久懷一事屢欲奉告於  
君以多故未暇今適其時不容更緩未審公夫婦  
尊意若何舉曰何事媽媽曰賢女孀居服將闋矣  
薄聞柳氏復舉前盟公堅執不從不知成筭何向  
且始先開口出自名門因其家爲事貧窘遂負初  
意兩下各自締姻固已絕望矣誰想令愛喪夫穎  
亦喪婦殆出前定似非偶然况穎學問文才視昔  
繆生百倍不可同年而語鸞鸞心事諒必無嫌更

其家溫裕大勝曩時如穎少年豈終困者有壻若  
此何忍棄乎舉聞語慨然而從媽媽復密勸於鸞  
曰穎之慕爾若大旱之望雲霓今尊君旣許好事  
卽諧然旣遇知音爾不可無一語以答其深意第  
恐他日相從悔之遲矣鸞甚然之而難於啓口乃  
作書附媽媽曰

妾本良家幼承慈訓調鉛傅粉深處中閨執梟  
治絲謹循內則惟知紉針而補綴未解舉按以  
齊眉天與榮華親憐巧慧冰爲神而玉爲骨螭  
如領而手如蕙正及芳年遴選佳壻詎期薄命

竟配下流遂爾辜其出衆之才屈其傾城之貌  
歛茲怨悔寓厥詩詞對月白之宵遇風清之旦  
強與語強與笑鸞伴山鷄觸於目觸於心鷄隨  
野鶩孰料庸才短折孱弱孤嫠土木形骸惡况  
慙空於眼底風花情性幽悰尚鬱於尊前徒懷  
蔡琰之悲永抱淑真之恨已甘棄置過辱聘求  
蓋以伸前時之好言作後日之佳話誠願託身  
貴族委質明公挽桓君之鹿車吹秦娥之鳳管  
願畢志以偕老冀投身而相從未侍光儀先申  
愚悃惟高明其諒之

媽媽還賀曰可諧矣請以百金為賞穎曰若余事  
濟百金豈於母惜仍出鸞簡付穎穎讀而雀躍曰  
真所謂窈窕淑女吾其可不以琴瑟友之乎即卜  
日納聘而續其絃焉御輪之夕鸞乃私語於穎曰  
妾雖孀婦然尚處子郎不可不知穎愕然曰何謂  
也鸞去昔繆生有疾不能近婦人雖與為夫婦將  
四月而無人道卒以喪身然此事獨吾母知之他  
人不知也穎未信鸞請驗之而果不繆既歸之後  
孝敬奉於舅姑雍和友於娣姒遇婢僕以恩惠為  
先相夫子以勤儉為本鄉隣之貧乏者則隨力相

周親戚之往還者則以禮相待由是內外交譽稱  
道其賢暇則與穎玩繹詩騷吟詠情性若吳絳仙  
之容華曹文姬之藻思不屑論也穎中表兄弟有  
自都下回者錄得貫學士蘭房詠六題曰雲鬟  
檀口柳眉酥乳纖指香鉤凡六首穎借歸與鸞觀  
之將效其體制而構思未就鸞輒先賦曰  
擾擾香雲濕未乾鴉翎蟬翼膩光寒側邊斜插  
黃金鳳粧罷夫君帶笑看

右雲鬟

彎彎柳葉愁邊蹙湛湛菱花照處顰嫵媚不煩

螺子黛春山畫出自精神

右柳眉

銜杯微動櫻桃顆咳唾輕飄茉莉香曾見白家  
樊素笑瓠犀顆顆綴榴房

右檀口

粉香汗濕瑤琴軫春透酥融白鳳膏浴罷檀郎  
捫弄處露華涼沁紫蒲萄

右酥乳

纖纖軟玉削春葱長在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  
絃索上分明滿甲染猩紅

右纖指

春雲薄薄輕籠笋晚月娟娟巧露錐簇蝶裙長  
何處見鞦韆架上下來時

右香鈎

寫以呈穎穎服其敏妙爲之閣筆明年至正戊戌  
田豐破東平穎與鸞相失莫知所在已而毛貴復  
陷東昌留僞將俞左丞者鎮守俞頗知道理凡所  
掠男女出榜召人識認給還穎聞之意鸞或者在  
彼衝冒白刃中求而未得政憂窘間有指女寇院  
語之曰盍不於此訪求乎穎如言去果見婦女十

餘人纍然監繫穎問鸞姓名存沒一婦人答去數  
日前喚去不在此蓋賢婦人也可惜可惜穎又問  
娘子何以惜之曰妾亦良家遭虜與趙氏處者五  
閱月其他人家宅眷皆汗辱于寇輒得放還獨吾  
與趙氏及在此數人誓死不辱故被囚禁何時復  
得見天日也言訖淚下如雨穎亦灑泣低聲語婦  
云趙氏余妻也不知今在何處婦曰聞有周萬戶  
者領去莫測所之但臨行時知君必來相覓留書  
託我俾以授君卽於衣領中取付穎使急持去蓋  
恐監者知覺必遭箠罵穎開而讀之果妻手筆也

書云

妾鸞爰從出適忽值克徒顛沛流離難難痛苦  
殘骸餘喘與死爲隣備歷危疑幸存貞節皇天  
后土實所鑒臨將殞滅微軀則自經溝瀆將混  
同末俗則褻慢綱常是以毀壞形容偷存視息  
雖落花無主暫爾隨風而畜犬喪家終然戀主  
愴惶四顧憔悴半生肢體苟完心膽俱喪每遇  
窮簷夜雨古道秋風但有疑望眼穿憶歸腸斷  
壁燈半滅淚盡眼枯戰鼓爭喧魂飛鬼散已分  
膏塗野草血染沙泥寧飼肉於烏鳶肯委身於

狗彘效投崖之烈女慕斷臂之貞妻詎意復被  
播遷忽聞消耗知君無恙贖妾有期敢遽捐生  
遂更忍死妾卽今見在濟南周其姓氏萬戶其  
官緣係漢人差若良善君得書之後速備金帛  
來贖不宜遷延稽緩恐一時調撥則轉移他處  
矣百年伉儷一旦分張覆水再收拳拳盼望所  
宜深慮早致良圖毋俾妾爲陽臺不歸之雲也  
伏楮淒斷不知所云

穎得書則又間關跋涉達於彼中萬戶方擁重兵  
赫然聲勢未敢輕進投其隣而安下焉越數日緝

知鸞之在也而無由以通消息乃日伺於門見一  
巫媪往來頻數意必府中之親信人也候媪出潛  
隨至家奉銀一錠爲壽而以情告焉媪曰將軍夫  
人妬忌所虜婦女皆處於別室除浣洗衣裳炊造  
飲食之外不容輒出近亦有給還其親屬者令妻  
若在吾當爲玉成次日媪詣第潛問果得鸞而私  
報焉鸞密出一緘付媪媪持出以授穎題曰悲笳  
四拍讀之流涕乃就懇媪請於夫人贖鸞夫人曰  
吾無所用况其夫在何忍留之當卽遣還穎乃奉  
珍珠耳璫黃金排釵各一事于夫人夫人卽呼鸞

使穎領去於是夫婦相携拜辭而出其曲亦錄於  
此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元運衰夫與妻兮  
忽化離父與母兮生死安可知狼煙四起兮沸  
鼓輦鋒鏑成林兮盛旌旗人民塗炭兮城郭壞  
禮義滅亡兮法度隳身流落兮天一涯腸欲絕  
兮心孔悲山可平兮河可塞妾怨苦兮無窮期

右一拍

蜂蟻屯聚兮豺虎嗥心毒狠兮體腥臊煙塵頰  
洞兮人竄逃寒沙暴骨兮沒蓬蒿亡家遇亂兮



傷吾曹義重命輕兮如鴻毛誓捐此生兮期弗  
辱仰天俯地兮獨煩勞

右二拍

棄賢俊兮逐克愚東西轉徙兮卒無寧居貪淫  
是樂兮殺戮是娛所在剽掠兮所過爲墟發塚  
墓兮焚燬室廬閨門孱弱兮被虜驅舍生取義  
兮捐微軀誰云女婦兮丈夫弗如

右三拍

行處坐處兮思念我鄉曲地角天涯兮不見我  
骨肉姑亡舅沒兮家傾覆逃竄苟活兮被驅逐

伉儷離背兮何時復幸茲陋軀兮得免汚辱誰  
爲義士兮揮金玉歌行路兮妾身贖

右四拍

穎鸞旣復合乃相與謀曰世方離亂人不聊生吾  
夫婦雖重得團樂而前途向去端未可保莫若遠  
遁於深林大壑中少避氛埃以需時泰乃隱於徂  
徠山麓夫耕於前妻耘於後同甘共苦相敬如賓  
冀缺梁鴻龐公王霸亦未可以優劣論也鄉閭遠  
近頗化其風一日穎出城負米遇賊獲之曰聞公  
名久矣當送田將軍任以官職不患不富貴也穎

瞠目大罵曰斫頭賊吾豈從汝反哉賊怒殺之道  
上隣舍奔告鸞鸞走哭負其屍以歸親舐其血而  
手殮之積薪焚頰燄既熾鸞亦投火中死焉見者  
驚駭爲之竦然曰古稱烈婦何以加之火滅隣里  
拾其遺骸葬之伐石表其塚曰雙節之墓

君子曰節義人之大閑也士君子講之熟矣一  
旦臨利害遇患難鮮能允蹈之者鸞鸞女婦乃  
能亂離中全節不污卒之夫死於忠妻死於義  
惟其讀書達禮而賦質之良天理民彝有不可  
泯世之抱琵琶過別船者聞鸞之風其真可愧

哉

失節于終死之時守節于柳死之日  
焉之難義真可愧矣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二語正可爲香書  
惟不以終身爲偶而以柳爲匹故始似同階輩之行  
終不憚玉石之熱論世正未可膠執耳

惟一而從斯稱節義得固非言偶紅顏厚命

以直身之而已既臨以慍又不憚骨柳適終矣又何

味於恒夫而必終適柳邪惟此破琴舊轎何涉於

剪燈餘話卷通稱之汝有孟光之賢而并至秦穆子

失殆佳人相女而重為烈婦者夫豈久君之流哉  
為女不可膠執信卦所言徹卦是言



